

(明) 湯顯祖 原著 周錫山 編著

《牡丹亭》注釋彙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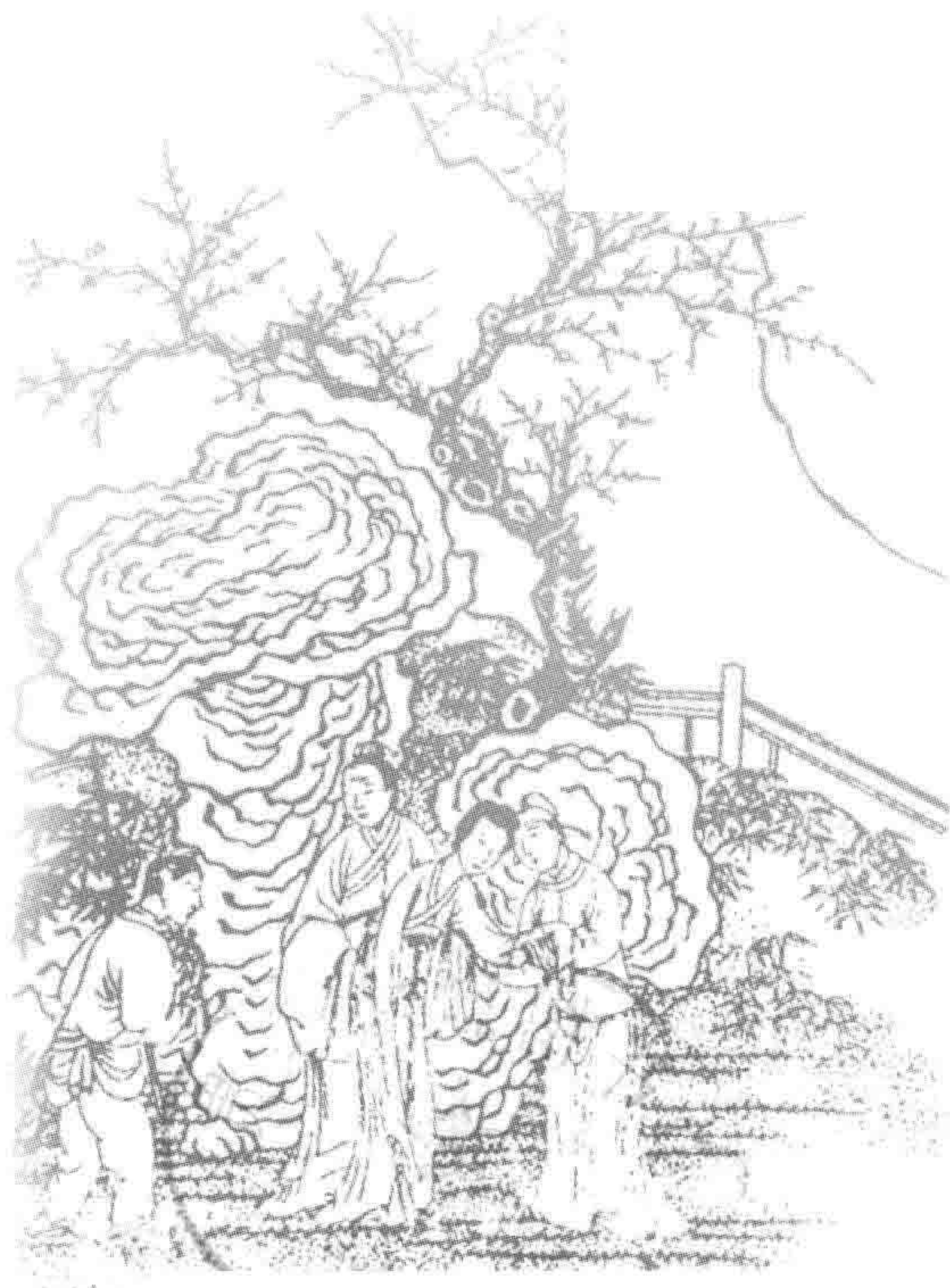
中冊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(明) 湯顯祖 原著 周錫山 編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《牡丹亭》注釋彙評

中冊

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

六、《臨川四夢》總評彙編
(各種著作中的評論彙編)



目錄

明臧懋循《元曲選》

• 六九九

序節錄

• 六九九

後集序節錄

• 六九九

明臧懋循《負蒼堂集·寄在杭書》節錄

• 六九九

明姚士粦《見只編》節錄

• 六九九

明呂天成《曲品》節錄

• 七〇〇

明呂天成《舊傳奇·神品二》

• 七〇一

明呂天成《新傳奇品》

• 七〇一

明王驥德《曲律》

• 七〇一

論引子第三十一節錄

• 七〇一

雜論第三十九上節錄

• 七〇一

雜論第三十九下節錄

• 七〇二

明陳繼儒《題徐文長點改昆侖奴雜劇》節錄

• 七〇三

明徐復祚《曲論》節錄

• 七〇四

明王彥泓《白山茶插髻，甚可觀，因書二絕》（二首錄一）

• 七〇四

目錄

明華淑《療言》節錄	• 七〇四
明王思任《十錯認春燈謎記序》節錄	• 七〇四
明倪元璐《孟子若桃花劇序》節錄	• 七〇五
明沈寵綏《弦索辨訛序》節錄	• 七〇五
明祁彪佳《曲品》節錄	• 七〇五
明費元祿《讀十家傳奇記》節錄	• 七〇五
明凌濛初《譚曲雜劄》節錄	• 七〇六
明鄭仲夔《雋區》節錄	• 七〇七
明徐士俊《古今詞統評語》節錄	• 七〇七
明陳洪綬《槎庵先生傳》節錄	• 七〇九
明黃周星《制曲枝語》節錄	• 七〇九
明張岱《答袁籜庵》節錄	• 七〇九
明駱問禮《與葉春元》節錄	• 七〇九
明賀貽孫《詩餘序》	• 七〇九
明沈自晉《重定南詞全譜》	• 七一〇

凡例

• 七一〇

凡例續紀

• 七一〇

(附) 沈自友《鞠通生小傳》節錄

• 七一〇

明沈永隆《南詞新譜後敘》

• 七一〇

明王龍光《次和淚譜》節錄

• 七一一

清錢謙益《茅太學維小傳》節錄

• 七一一

清錢謙益《湯遂昌顯祖傳》節錄

• 七一一

清昭槤《嘯亭雜錄》節錄

• 七一一

清王夫之《姜齋詩話》卷二節錄

• 七一二

清黃宗羲《偶書》節錄

• 七一二

清黃宗羲《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志銘》節錄

• 七一二

清黃宗羲《胡子藏院本序》節錄

• 七一二

清李漁《閑情偶寄》節錄

• 七一三

清梁清標《劉園觀陳伶演秋江劇，次雪堂韻》(六首)(錄第五首)

• 七一三

清周亮工《復余澹心》節錄

• 七一三

清杜濬《答汪秋澗》節錄

• 七一三

清尤侗《艮齋雜說》節錄

• 七一四

清尤侗《梅封詩序》節錄

• 七一四

清陸次雲《玉茗堂四夢評》節錄

• 七一四

清李式玉《曲顧》節錄

• 七一五

清徐世溥《與友人》節錄

• 七一五

清劉廷璣《在園雜誌》節錄

• 七一五

清孔尚任《與王歙州》節錄

• 七一五

清宋犖《觀桃花扇傳奇漫題六絕句》第六首

• 七一五

清王苹《桃花扇題辭七首》第七首

• 七一六

清李紘《南園答問》節錄

• 七一六

清黃振《石榴記凡例》節錄

• 七一六

清阮葵生《茶餘客話》節錄

• 七一七

清陳棟《北涇草堂曲論》節錄

• 七一七

清凌廷堪《與程時齋論曲書》全文

• 七一八

清凌廷堪《一斛珠傳奇序》節錄

• 七一九

清凌廷堪《論曲絕句三十二首》（錄第十、十八、十九首）

• 七一九

清凌廷堪《高陽臺商調·同黃秋平、焦里堂雨花臺觀劇》

• 七一九

清郭麐《靈芬館詞話》節錄

• 七一九

清郭麐詩一首

• 七二〇

清李調元《雨村曲話》節錄

• 七二〇

清焦循《劇說》節錄

• 七二〇

清王廷紹《霓裳續譜序》節錄

• 七二一

清李黼平《藤花亭曲話·序》節錄

• 七二二

清梁廷枏《曲話》節錄

• 七二二

清龔自珍《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》（錄一）

• 七二二

清姚燮《今樂考證》節錄

• 七二二

清王德暉、徐沅澂《顧誤錄·尾聲論》節錄

• 七二五

清彭翊《與人論曲書》節錄

• 七二五

清嚴復、夏曾佑《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》節錄

• 七二五

清梁啟超《小說叢話》節錄

• 七二七

清狄平子《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》節錄

• 七二八

清佚名《觀戲記》節錄

• 七二八

民國淵實《中國詩樂之遷變與戲曲發展之關係》節錄

• 七二八

〔日〕宮崎來城《論中國之傳奇》節錄

• 七二八

民國吳梅《風洞山傳奇序》節錄

• 七二九

民國吳梅《霜厓曲跋》節錄

• 七二九

民國吳梅《顧曲塵談》節錄

• 七二九

論南曲作法

• 七二九

論北曲作法

• 七三〇

論作清曲法

• 七三〇

談曲

• 七三〇

民國吳梅《曲學通論》節錄

• 七三一

第十二章《論家數》

• 七三一

民國吳梅《中國戲曲概論》節錄

• 七三二

民國魏鹹《集成曲譜序》節錄

• 七三三

民國王季烈《螭廬曲談》節錄

• 七三三

《宜黃縣志·雜記》節錄

• 七三四

明臧懋循《元曲選》

序節錄

大抵元曲妙在不工而工。其精者採之樂府，而拙者雜以方言。自鄭若庸《玉玦》始用類書為之。厥後張伯起之徒，轉相祖述，為《紅拂》等記，則濫觴極矣。曲白不欲多，唯雜劇以四折寫傳奇故事，其白有累千言者。觀《西廂》二十一折，則白少可見，尤不欲多駢偶。如《琵琶》，《黃門》諸篇，業且厭之。而屠長卿《曇花》白，終折無一曲；梁伯龍《浣紗》、梅禹金《玉合》白，終本無一散語，其謬彌甚。湯義仍「紫釵」四記，中間北曲，駸駸乎涉其藩矣。獨音韻少諧，不無鐵綽板唱「大江東去」之病；南曲絕無才情，若出兩手，何也？

後集序節錄

予嘗見王元美《藝苑卮言》之論曲有曰：北曲字多而聲調緩，其筋在弦；南曲字少而聲調繁，其力在板。夫北之被弦索，猶南之合簫管，摧藏掩抑，頗足動人，而音亦嫋嫋與之俱流，反使歌者不能自主，是曲之別調，非其正也。若板以節曲，則南北皆有力焉；如謂北筋在弦，亦謂南力在管可乎？惜哉元美之未知曲也。由斯以評新安汪伯玉《高唐》、《洛川》四南曲，非不藻麗矣，然純作綺語，其失也靡。山陰徐文長《櫛衡》、《玉通》四北曲，非不伉爽矣，然雜出鄉語，其失也鄙。豫章湯義仍庶幾近之，而識乏通方之見，學罕協律之工，所下句字，往往乖謬，其失也疏。他雖窮極才情而面目愈離，按拍者既無繞梁遏雲之奇，顧曲者復無輟味忘倦之好，此乃元人所唾棄而戾家畜之者也。

明臧懋循《負蒼堂集·寄在杭書》節錄

還從麻城，於錦衣劉延伯家得抄本雜劇三百餘種。世所稱元人詞盡是矣。其去取出湯義仍手。（《負苞堂集》卷四）

明姚士粦《見只編》節錄

湯海若先生妙於音律，酷嗜元人院本。自言篋中收藏，多世不常有，已至千種，有《太和正韻》所不載者。比問其各

本佳處，一一能口誦之。及評近來作家，第稱梁辰魚《浣紗記》佳，而記中《普天樂》尤為可歌可詠。此說至今不得其解。公復玄解星命，謂余乙運擾擾。以今驗之，果然。（卷中）

明呂天成《曲品》節錄

沈璟，寧庵，吳江人。

湯顯祖，海若，臨川人。

右二人，上之上。

湯奉常，絕代奇才，冠世博學。周旋狂社，坎坷宦途。當陽之謫初還，彭澤之腰乍折。情癡一種，固屬天生；才思萬端，似挾靈氣。搜奇八索，字抽鬼泣之文；摘豔六朝，句疊花翻之韻。紅泉秘館，春風檀板敲聲；玉茗華堂，夜月湘簾飄馥。麗藻憑巧腸而浚發，幽情逐彩筆以紛飛。遽然破噩夢於仙禪，瞬矣銷塵情於酒色。熟拈元劇，故琢調之妍媚賞心；妙選生題，致賦景之新奇悅目。不事刁斗，飛將軍之用兵；亂墜天花，老生公之說法。原非學力所及，洵是天資不凡。

此二公者，懶作一代之詩豪，竟成千秋之詞匠，蓋震澤所涵秀而彭蠡所毓精者也。吾友方諸生曰：「松陵具詞法而讓詞致，臨川妙詞情而越詞檢。」善夫，可謂定品矣。乃光祿嘗曰：「寧協律而詞不工，讀之不成句，而謳之始叶，是曲中之工巧。」奉常聞之，曰：「彼惡知曲意哉！予意所至，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。」此可以觀兩賢之志趣矣。予謂二公譬如狂狷，天壤間應有此兩項人物。不有光祿，詞硯不新；不有奉常，詞髓孰抉？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矱，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，豈非合之雙美者乎？而吾猶未見其人。東南風雅蔚然，予且旦暮遇之矣。予之首沈而次湯者，挽時之念方殷，悅耳之教寧緩也。略具後先，初無軒輊。允為上之上。（卷上）

明呂天成《舊傳奇·神品二》

《拜月》：云此記出施君美筆，亦無的據。元人詞手，製為南詞，天然本色之句，往往見寶，遂開臨川玉茗之派。

明呂天成《新傳奇品》

《紫簫》：琢調鮮美，鍊白駢麗。向傳先生作酒色財氣四犯，有所諷刺，是非頓起，作此以掩之。僅成半本而罷。覺太曼衍，留此清唱可耳。

《紫釵》：仍《紫簫》者得不多，然猶帶靡縟。描寫閨婦怨夫之情，備極嬌苦，直堪下淚。真絕技也。

《還魂》：杜麗娘事，甚奇。而著意發揮，懷春慕色之情，驚心動魄，且巧妙疊出，無境不新，真堪千古矣。

《南柯夢》：酒色武夫，乃從夢境證佛，此先生妙旨也。眼闊手高，字句超秀。方諸生極賞其《登城》北調，不減王、鄭，良然，良然！

《邯鄲夢》：窮士得意，興盡可仙。先生提醒普天下措大，功德不淺。即夢中苦樂之致，猶令觀者神搖，莫能自主。

以上俱上上品。（卷下）

明王驥德《曲律》

論引子第三十一節錄

引子，須以自己之腎腸，代他人之口吻。蓋一人登場，必有幾句緊要說話。我設以身處其地，摸寫其似。卻調停句法，點檢字面，使一折之事頭，先以數語該括盡之，勿晦勿泛，此是上諦……近惟《還魂》、「二夢」之引，時有最俏而最當行者，以從元人劇中打勘出來故也。（三卷）

雜論第三十九上節錄

戲劇之道，出於貴實，而用之貴虛。《明珠》、《浣紗》、《紅拂》、《玉合》，以實而用實者也。《還魂》、「二夢」，以虛而

用實者也。以實而用實也，易；以虛而用實也，難。（三卷）

雜論第三十九下節錄

嘗戲以傳奇配部色，則《西廂》如正旦，色聲俱絕，不可思議。《琵琶》如正生，或峨冠博帶，或敝巾敗衫，俱嘖嘖動人。《拜月》如小丑，時得一二調笑語，令人絕倒。《還魂》、「二夢」如新出小旦，妖冶風流，令人魂消腸斷。第未免有誤字、錯步。（下略）（三卷）

臨川湯奉常之曲，當置「法」字無論，盡是案頭異書。所作五傳，《紫簫》、《紫釵》，第修藻豔，語多瑣屑，不成篇章。《還魂》妙處種種，奇麗動人；然無奈腐木敗草，時時纏繞筆端。至《南柯》、《邯鄲》二記，則漸削蕪類，俛就矩度。布格既新，遣辭復俊。其掇拾本色，參錯麗語，境往神來，巧湊妙合，又視元人別一蹊徑。技出天縱，匪由人造。使其約束和鸞，稍閑聲律，汰其剩字累語，規之全瑜，可令前無作者，後鮮來哲，二百年來，一人而已。

臨川之於吳江（沈璟），故自冰炭。吳江守法，斤斤三尺，不欲令一字乖律，而毫鋒殊拙。臨川尚趣，直是橫行，組織之工，幾與天孫爭巧；而屈曲聲牙，多令歌者咋舌。吳江嘗謂：「寧協律而不工，讀之不成句，而謳之始協，是曲中之工巧。」曾為臨川改易《還魂》字句之不協者。呂吏部玉繩（鬱藍生尊人）以致臨川，臨川不懌，復書吏部曰：「彼惡知曲意哉！余意所至，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。」其志趣不同如此。鬱藍生謂臨川近狂而吳江近狷，信然哉！（三卷）

詞隱（沈璟）之持法也，可學而知也；臨川之修辭也，不可勉而能也。大匠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也。其所能者，人也，所不能者，天也。（三卷）

近吳興臧博士晉叔校刻元劇，上下部共百種。自有雜劇以來，選刻之富，無逾此。讀其二序，自言蒐選之勤，多從秘本中遴出。至其雌黃評駁，兼及南詞，於曲家儼任賞音；獨其躋《拜月》於《琵琶》，故是何元朗一偏之說。又謂：「臨

川南曲，絕無才情。」夫臨川所詘者，法耳；若才情正是其勝場。此言亦非公論。（下略）

客問今日詞人之冠。余曰：「……於南詞得二人。曰吾師山陰徐天池先生。瑰瑋濃鬱，超邁絕塵。《木蘭》、《崇嘏》二劇，剝腸嘔心，可泣鬼神。惜不多作。曰臨川湯若士，婉麗妖冶，語動刺骨。獨字句平仄多逸三尺。然其妙處，往往非詞人工力所及，惜不見散套耳。」問體孰近。曰：「於文辭一家得一人，曰宣城梅禹金。摘華採藻，斐亹有致。於本色一家，亦惟是奉常一人。其才情在淺深、濃淡、雅俗之間，為獨得三昧。餘則修倚而非垛則陳，尚質而非腐則俚矣。」（三卷）

勤之（呂天成）《曲品》所載，蒐羅頗博，而門戶太多。舊曲列品四種：曰神，曰妙，曰能，曰具。……新曲列為九品。以上之上屬沈、湯二君。而以沈先湯，蓋以法論。然二君既屬偏長，不能合一，則上之上尚當虛左。（下略）（三卷）

世所謂才士之曲，如王弇州、汪南溟、屠赤水輩，皆非當行。僅一湯海若稱射雕手，而音律復不諧。曲豈易事哉！

（三卷）

明陳繼儒《題徐文長點改昆侖奴雜劇》節錄

雜劇戲，類禪門五家綱宗，最忌直犯本位。如《琵琶記》蔡中郎之牛丞相，《西廂》鶯鶯之張生，何嘗毫許與本傳相涉。自古詞場狡獪，偏要在真人前弄假，卻能使真人認假成真；偏要在癡人前說夢，卻能使癡人因夢得覺。插科打諢，方是當行；嚼字咬文，終非本色。近代徐文長老子，獨步江東；又有梅禹金《昆侖奴》一劇，亦推高手。文長揩開毒眼，提出熟腸，不惜為梅郎滴水滴凍，徹頭徹尾，刮磨點竄一番。知者謂梅郎番出骨董，不知者謂徐老子攬奪行市。眉道人曰：「此昆侖奴，非仙非鬼，黏附兩人肉上，故暗使梅郎舌頭有骨，徐老子筆頭有眼；更喜得劉秀才手中有刀，重向劍俠場中，轟爆一聲霹靂。但恨虬髯插入南詞，悶殺英雄，如雷霆作嬰兒啼相似。誰人出頭，補此敗闕？請為拈一瓣香，問之臨川湯海若氏。」（《白石樵真稿》卷十九）

明徐復祚《曲論》節錄

玉茗堂「四傳」，臨川湯若士顯祖先生作也。其《南柯》、《邯鄲》二傳，本若臧晉叔（懋循）先生所作元人彈詞來。晉叔既以彈詞造其端，復為改正「四傳」以訂其訛，若士忠臣哉！（《三家村老委談》）

近王弇州作《卮言》，作《別集》，湯臨川作《紫簫記》，亦紛紛不免於豬嘴關。乃知古人製作必藏名山大川，有以也。（附錄，《借月山房叢抄·花當閣叢談》）

（按明徐復祚著有《三家村老委談》三十六卷，又稱《花當閣叢談》，有部分涉及戲曲史論和評論。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將其編為《曲論》一卷和附錄。）

明王彥泓《白山茶插髻，甚可觀，因書二絕》（二首錄一）

玉茗先生迴出塵，語言無處不清新。瓊花風度釵頭見，更覺書名絕可人。（《疑雨集》）

（按王彥泓，字次回。江蘇金壇人。萬曆間以歲貢為華亭訓導，有《疑雲》、《疑雨》集。）

明華淑《療言》節錄

傳奇有消魂者六：《紫釵》、《西廂》、《紅梨》、《紅拂》、《雙紅》、《還魂》。（《閒情小品》）

明王思任《十錯認春燈謎記序》節錄

臨川清遠道人，自泥天灶取日膏月汁，烘燒五色之霞，絕不肯俯齊州掄煙片點，於是「四夢」熟而膾炙四天之下。四天之下遂兢與傳其薪而乞其火，遞相夢，夢凌夷，至胡柴白棍竄塞，眯哭其中，竟不以影質溺，則亦大可哈矣。道人去廿餘年，而皖有眉隱山樵出。……乃不譜舊聞，妄舒臆舌，劃雷晴裏，布架空中，甫閱月而《春燈謎記》就，亦不減擊鉢之敏矣。中有「十錯認」，自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，以至倫物上下，無不認也，無不錯也。……山樵之鑄「錯」也，續道

人之殘「夢」也。「夢」嚴出世，「錯」寬出世，至夢與錯交行於世，以為世固當然，而天下事豈可問哉！（《雜序》，《王季重十種》）

明倪元璐《孟子若桃花劇序》節錄

予更欲借效金鍼度彼諸眾：諸君架上時文沒底用，合取燒卻，亟徵古今詞曲數部。以古樂府及晉碣石諸篇，唐溫、李，宋東坡、幼安等詞為一部，比之成弘王、董諸家；以《會真》、《琵琶》等記為一部，比之嘉隆瞿、鄧諸家；以文長《四聲》、若士「四夢」並子若《桃源》、《花間》二劇為一部，比之萬曆以來陶、許諸家。朝呶夕唔，不取雪案，取花窗；不取才朋，取麗侶。欲睡則引檀板拍其股，當蘇季之鍼。如是三年不一出，取大元歸者，許綰有言，請以臣頭為狗。（《倪文貞集》）

（按倪元璐，字玉汝。上虞人。天啟壬戌（一六二二）進士。著有《兌易內外儀》及詩文集。）

明沈寵綏《弦索辨訛序》節錄

昭代填詞者，無慮數十百家。矜格律則推詞隱，擅才情則推臨川。臨川胸羅二酉，筆組七襄，玉茗四種，膾炙詞壇，特如龍脯不易人口，宜珍覽未宜登歌，以聲律未諧也。

明祁彪佳《曲品》節錄

文人善變，要不能設一格以待之。有自濃而歸淡，自俗而趨雅，自奔逸而就規矩。如湯清遠他作人妙，《紫釵》獨以豔構。沈詞隱他作人雅，《四異》獨以逸稱。……音律之道甚精，解者不易。……才如玉茗，尚有拗嗓，況其他乎？（《凡例》）

明費元祿《讀十家傳奇記》節錄

又如麗娘感夢，覓桃李之幽蹤；思女不夫，結柳梅之冥契。詎圖桂裏長生，但戀樹頭連理。既而玉顏委之塵土，金棺